

晉綏日報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第一六五七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預定明年報紙

(一)本報發行除供應陝甘寧晉綏邊區黨政軍民機關及所屬之團體學校工廠及區區以上幹部外，目前更應重視發展貧農及一切基本黨軍與村農會自願訂閱，並設法加速鄉村傳佈工作。
(二)本年訂報報紙者，均將明年訂報即行計算，故請各縣...

郵政局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將該地區一九四八年(前半年)所訂報份數送來以便寄發。
(三)各地所欠報費及預定報費(報費照舊)一律併寄付，以結手續。
(四)本報直接訂戶，請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前來函(寄信均可)預訂。另外各縣送、訂戶如寄送地址、份數有變更時，務必先通知本報，以便與郵局取得聯繫。
本報發行科
十一月十七日

河曲一區選舉農民代表 犯了嚴重的形式主義

貧僱農未發動起來就急着選農民代表 工作團對這一問題的檢查極不徹底

(河南訊)此間工作團到河曲縣分區對該縣河曲一區選舉農民代表問題，經過調查，發現該區在選舉農民代表時，犯了嚴重的形式主義，貧僱農未發動起來就急着選農民代表，工作團對這一問題的檢查極不徹底。

河曲一區，是河曲縣的一個重要區，該區在選舉農民代表時，工作團曾派員前往指導，但該區在選舉過程中，卻犯了嚴重的形式主義，貧僱農未發動起來就急着選農民代表，工作團對這一問題的檢查極不徹底。

據調查，該區在選舉農民代表時，工作團曾派員前往指導，但該區在選舉過程中，卻犯了嚴重的形式主義，貧僱農未發動起來就急着選農民代表，工作團對這一問題的檢查極不徹底。

羣衆起來的標誌

從今天河曲一區選舉農民代表的報章，我們可以看出，羣衆起來的標誌，是羣衆在選舉過程中，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和積極性，這正是羣衆起來的標誌。

在河曲一區選舉農民代表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羣衆在選舉過程中，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和積極性，這正是羣衆起來的標誌。

來月半個兩武地區分八 餘百二千一匪閻殲 犯進地山我對敵碎粉後敵沒出

(新華社八分區訊)我武裝力量，在過去兩個半月來，在武、八兩地區，殲滅了二千一百餘名土匪，粉碎了敵人的進攻，敵人已沒出。

據悉，我武裝力量在過去兩個半月來，在武、八兩地區，殲滅了二千一百餘名土匪，粉碎了敵人的進攻，敵人已沒出。

半月來，我武裝力量在武、八兩地區，殲滅了二千一百餘名土匪，粉碎了敵人的進攻，敵人已沒出。

爲窮人團領袖任德智報仇

(交城訊)三區米家莊聚衆在土地改革中，揭發了七年前以臨恩義爲首之地主富農害死該村「窮人團」領袖任德智的滔天罪行，並向這間借刀殺人統治農民的惡霸臨恩義進行了正義的報復。臨恩義抗戰前在閻匪交城稅務局內任稽委員，仗勢欺人，故意侵佔米家莊後，在偽村公所當司務長。解放後，混入我農會當書記，故意丟棄條據，從中貪污，無法計算。任小學教員時，又強迫在校兒童耕拔田一畝，焚其名曰「銀錢勞動觀念」，二三年來，所收石多糧食，全歸私吞。韓連十餘年來，橫行鄉里，無惡不作。四零年十月間，竟勾結地主富農，寫黑傷害死「窮人團」領袖任德智，以達到統治貪劣聚衆之目的。

任德智出身中農家庭，自幼領家錢，生活日漸富裕，民國二十年，任德智出外謀事，將任德智保回。並在葉家大股打了任德忠，擊斃了地主高萬財。任德智，不算任德忠的惡黨計劃使任德智問題合理解決，並以大多數票，重選上鄉黨部（選入一鄉人間的富農）任村長。

地主富農二次進攻，
任德智被專署槍斃。

不如一日，因此激起他對地主富農的階級仇恨，感到蘇社制度的不公。一九四零年二月間，蘇村長任愛書（富農）貪污糧糧，在貧損上處處偏袒地主富農，引起全來家莊窮人公憤，向專署打報告，請派了任愛書，選舉了德智爲來家莊村長。他上任後，即堅決執行新政權的號召：上級減下三千元的獻金數字，全村地主富農們便積極活動，要求全村分組，任德智堅決站在貧苦羣衆方面和他們爭論，最後分組給了一戶地主富農，和一戶上中農。同年秋天，上級減下公債，任德智又首創把地分成三等九級，實行了合理的累進徵收辦法。所以全村地主富農恨他入骨。

地主富農遭大逼攻
被藥毒粉碎了

恩賴蕭農楊恩明、任述禹、任愛忠、韓思義等在村中大肆活潑，互相勾結，並藉污濁任德富貪污，掀起算賬勾當，控告到上級政府將任德富扣走。正在這時時費賄賂（中農）從工衛隊回鄉變病，受了賄賂中革命教育之影響，聽了貧苦農友之誦論，憤慨地主富農之陰謀，在羣衆中加以揭穿，貧苦農衆組成一窮人團，積極發動

的情況完全符合事實，而且發現兩者情況不符，爲什麼不去調查？希望親者專署負責人追查清楚。」朱家莊黃苦雲案又引起簽名討保運動，全村數百男女黃苦雲家都按上指印，可是拿去村公所用按關防時，村長張貴善不給，（編者按：朱家莊黃雲應從此得出一條經驗：「窮人團」組織內部不純，被富農惡霸者混進來，一時表現投機，當富農惡霸者混進來，印製了軍服形。

事證明，目前土改中查賬股幹成份，保持羣衆組織內部純潔是何等重要的問題啊！）因而保狀到事署後，專署又以「既是全村羣衆擁護保德智，爲什麼村公所不按開防？」（編者按：我區活的人又是誰？你張德什麼就村

公明不投關防，不是至仁。畢竟如何？

村公所被地主惡霸掌握，你們可以不
管，而連聚衆上告的權利你們也要判

亦應負明責任。」使保狀無效，歸惡義則連義郎黑信送往專署，於是任德習終於一九四一年正月二十一日被槍斃初命。(據考按：義次斃次的正義要求，該傳人田畑稱藉口而拒絕，爲什麼對於一個奸細的黑信却相假不疑呢？是誰判決槍斃任德習的，當時事

河曲城關土地改革中

工作團未發動貧僱農

只有少數民兵少先隊搞鬥爭
簡單從事分些東西就完了

(河曲訊)當工作團同志到達對地主鬥爭，從表面看來，都鬥爭這些鬥爭都經過地協階級、計成爲貧佃農的領導，因此地主階級、計成爲過中的一些問題根據如下：工作團民實(一)益了兩三天)在宣傳中即應(一)宣傳之後首先起來要應的是一(一)和已已經得到果實和土地的(一)尾巴巴的)還有個別一班子氣氣很(一)簡單些場上將地主拉來鬥一下，(一)參加鬥爭的只有四個民兵、一個(一)先隊，他們捆起三個地主和兩個地(一)東西，一刻功夫就結束了鬥爭。

群衆公審韓思義

習與實人是誰？你又應該負什麼責任？這一切責任必須——地主惡霸隊在脚下。

雜誌

對汾陽八區選舉區農會臨委會
及管制地主辦法的意見

24

當貴苦農民領袖的惡霸，全場軍民以沉痛心情靜聽着。當智後，即紛紛起來以高度的階級仇恨，控訴韓連的「賣人圖」的頭目任德智：「提起棍子去打，任德智這老立不成碑的爛出人羣，質問：『二猛虎！韓連殺死任德智是該打嗎？打得甚像漢奸？你覺得我全家人都該戴帽子，害死我老漢還不算叫一聲，你真心疼啊！』」一任二骨頭急趕上前撿上就打。張良花老漢撲上去：「一任！你說那該惡啊！你爲什麼那樣恨我們窮人？」一任猛虎走出去說：「二猛虎，你爲甚麼恨我老婆說『任德智是漢奸』，你不說，你說說她也是漢奸？」一任德智的兵行列裏閃出，高喊：「爲我姑夫報仇！」最後韓連的兵。任愛忠被軍審判決十年徒刑，其餘兇犯亦分別處罰。

（張通）

區農會應該切實代表農會，有以「下級農會中經過細密磨練、研究、比較條件，進行選舉」，才會選出真正是以貧農爲主真正代表農會利益的人來，「像該地只是在二千六百餘人一個公審反動地主大會上，『最後』『宣讀』了一下『告農民書』就『研究』，就『選舉』，而且條件是『土地改革，革鬥主也會『積極』」。這從與縣二十里舖及五寨區成立農會的經驗特別是選舉得好，尤其『積極』二字是不能做爲當選的決定條件的（『二流子』形主義也會『積極』」。這從與縣二十里舖及五寨區成立農會的經驗特別是主也會『積極』」。這從與縣二十里舖及五寨區成立農會的經驗特別是

一月三日頭版趙林同志的信及分局的意見中都可看到的。因之也就使我們

提到鎮區的選舉是否真正發動起來了，如僅是『積極』的條件，當選人的

其次是，管制地主辦法中第三條明確規定「地主和地主不准往來」，這是空

對的，但第一條又已規定「地主出門要掛號或家中來了人，要向農會報告」

語無一是充許地主「往來」，地主的親戚是些什麼人呢？在旁一帶窮苦，官

話說：「龍穿洞，風聲，討吃子」的打狗棍」，又說：「官穿官，官穿官，官穿官，

，討吃子」的打狗棍」，這已把地主和農民兩個敵對階級的姻屬關係有力

地勾出，地主的「親戚」的成份是不難想見的（地主中也有個別的和農民

興縣碧村實行統一分配
按比例讓外村先挑

(興縣縣) 雲村自然村，根據以行政村爲單位統一分配原則，給桑嶼、中莊、任家灣等五村分門爭果實。分東西兩按質量好壞，公平分配，即分出衣服應佔總數三分之一，即將全鄉衣物分成三份，儘外村先挑一份。織布機及盆缽等物完好的先給外村，破爛的留在本村，因爲外村係山地村莊，織布機出了毛病不會修理。除糧食、底財以後糧食按比例分出外，這次分出的衣服、被褥等計一百二十八件，桌椅大小傢具八十餘件，絡紗車兩架、快機三架

(健、南)

實制的問題，如叫地主保，保費是不願保（實際也不應該保），無是給地主找下破爛農民團結的空子（實際還不係此），叫地主互相保，這些還保嗎？那也正是給地主勾搭的空子，或一齊逃走的機會（在圻已有個別村莊發生這種事情），而「發覺」，在我們看來也是蘇埃農民主的管制，會起蘇埃階級宣傳的作用。因之我們想（主觀的想），這些法是不是真正經過專家在門爭中研究提出，或者是幹部在事前擬定好，在會上「通過」的，如果是專家研究提出的應非這些教育專家加以修訂，如實由幹部先擬好再「通過」，那麼還是違反澈底發揚民主的原則的，擬定的辦法與同志檢查自己的思想與立場。

以上這些意見係是根據我們個人狹隘經驗和從報章中看到和感到的，該地作的實際情形我們是不知道，當然不一定正確，只是在這裏提出來研究。

王子野 閱 十一月十日

（一）意見，如門爭情緒，於是更可以看出，工人在貧農方面，的腦子而直接去少數人那裏接了情緒，而究竟貧農利益究竟的一部「門爭」全城，都照樣的志想對羣衆（紅志開了兩天，如城出問題，如城一些零碎東西私們，羣衆很不滿「這算罷（即一後，對面開始新惡劣三連等法不講話，連有苦也無處訴願國過來報復的人眼裏要出時，

正，就會影響黨象（？）
下去。（國者按：從這
些同志的立場來看，有站
出少數民衆先鋒等人
的意見，究竟爲什麼要放任
被影響少數人的「門爭」
敵人這樣下去呢？而對
農人這種態度，一下傳遍了
八組莊莊，一下傳遍了
七組莊莊，使一部份工作團
員，也便一部份工作團員
不，意見也不果了，這
先提出個結果來，反而鬧
出個三塊手巾和
去，開會也吵不到他
些老年貧農反映說
「我們可不能再不能
貧農聽了」一告農民
常迫切，特別想向
算，但看這還想
已的苦惱的機會也沒有
貧農又產生了河溝後
誤。因此兩天後，有主
說不說話，有的連會都
不參加了。後來工作團同志在校訓會上研究
了這次門爭，認爲主要是注意了一般貧農的
傳，沒有識別這是否真正是大多數貧農的
的意見，特別是對貧農的傳，應貧農的
的意見，很少（主要是思想不正確）。甚至
些同志認爲開了整風會，還要開中農會，不
一齊鬧清楚。整風會上，研究開下去和貧農
農商界研究這次門爭進行的如何？爲什麼不好
「使門爭領導移到貧農手中去」（朱元）
（編者按：這一提對並沒有找到問題的關鍵
，普通宣傳是對的，只是對誰宣傳，一開始
就對貧農中者層宣傳，發動他們起來徹底平
分土地難道不應該嗎？檢討中說：「沒有識別
這是否真正是大多數貧農的意見。」同
重，貧農翻身主要靠貧農自己起來自己動手
，就算少數人的意見符合於貧農的意見，
級，貧農翻身主要靠貧農自己起來自己動手
，就算少數人的意見符合於貧農的意見，
但大多數貧農沒有發動起來自己動手，也不
算是羣衆路線，貧農翻身不能靠自己。所以，不
的關鍵是貧農立場問題：就是是否深入到
貧農中發動貧農，依靠貧農進行土地改
革，也只有到貧農中，去解決發動貧農，才
能說到給貧農辯護，即貧農掌握領導，明
以這也不是思想辯護，即貧農掌握領導，明

(上接一四版) 交通要道，重要集中營之於宣傳的城市，各鎮大利莊所需之貼，一律贈送，或各
人車
三、二、一
輪船
年三十二歲，可曾失火，區所
我國後無後通知諸點三公
元子
七、年十連信，信落告轉四
縣人歲九族三見愈高下信府劉
根
七、年家我點處去有，政四
縣人歲七給將地方弟者縣劉
等
來敘華蘇三河三佳丁路口丁時給免給下售
二杜社自至，安校投家

